

正法幢

正法幢

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大利益

一、從前所作種種罪過，輕者立即消滅，重者亦得轉輕。
二、常得吉神擁護，一切瘟疫、水火、寇盜、刀兵、牢獄之災，悉皆不受。

三、夙生怨懟，咸蒙法益，而得解脫，永免尋仇報復之苦。

四、夜叉惡鬼，不能侵犯，毒蛇餓虎，不能為害。

五、心得安慰，日無險事，夜無惡夢。顏色光澤。氣力充盛，所作吉利。

六、至心奉法，雖無希求，自然衣食豐足，家庭和睦，福壽綿長。

七、所言所行，人天歡喜，任到何方，常為多眾傾誠愛戴，恭敬禮拜。

八、愚者轉智，病者轉健，困者轉亨。為婦女者，報謝之日，捷轉男身。

九、永離惡道，受生善道。相貌端正，天資超越，福祿殊勝。

十、能為一切眾生，種植善根。以眾生心，作大福田，獲無量勝果。所生之處，常得見佛聞法。直至三慧宏開，六通親證，速得成佛。

印造經像，既有如此殊勝功德，故凡遇○祝壽 ○賀喜 ○免災
○祈求 ○懺悔 ○薦拔之時，皆宜歡喜施捨，努力行之。
(以上節錄印光大師文鈔卷四印造經像之功德一文)。

目 錄

- 一、《佛說法滅盡經》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《斌宗法師遺集》・楞嚴義燈……………七
- 三、何謂『末法』……………二三
- 四、天地靈文楞嚴咒……………三零
- 五、楞嚴咒簡疏……………四六
- 六、楞嚴咒之易背誦版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七、	中英梵文楞嚴咒·····	一三四
八、	感應篇·····	一四九
九、	後記·····	一七一

佛說法滅盡經

僧佑录失译 经人今附刘宋录

闻如是，一时，佛在拘夷那竭国，如来三月当般涅槃，与诸比丘及诸菩萨，无央数众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于地，眷属围绕渴仰闻法。

世尊寂静，默无所说，光明不现。贤者阿难，作礼白佛言：『世尊，前后说法，威光独显，今大众会光更不现，何故如此？必有缘故，愿闻其意。』佛默不应，如是至三，佛

告阿难：『吾涅槃后，法欲灭时，五逆浊世，魔道兴盛，魔作沙门坏乱吾道，著俗衣裳，乐好袈裟，五色之服，饮酒噉肉，杀生贪味，无有慈心，更相憎嫉，时有菩萨、辟支、罗汉，精进修德，一切敬待，人所宗尚，教化平等，怜贫念老，救育穷厄，恒以经像，令人奉事，作诸功德，志性思善，不侵害人，捐身济物，不自惜已，忍辱仁和。设有是人，众魔比丘，咸共嫉之，诽谤扬恶，摈黜驱遣，不令得住。』

自共于后，不修道德，寺庙空荒，无复修理，转就毁

坏，但贪财物，积聚不散，不作福德，贩卖奴婢，耕田种植，焚烧山林，伤害众生，无有慈心，奴为比丘，婢为比丘尼，无有道德，淫佚浊乱，男女不别，令道薄淡，皆由斯辈。

或避县官，依倚吾道，求作沙门，不修戒律，月半月尽，虽名诵戒，厌倦懈怠，不欲听闻，抄略前后，不肯尽说，经不诵习，设有读者，不识字句，为强言是，不咨明者，贡高求名，虚显雅步，以为荣冀，望人供养，众魔比丘，命终之后，精神当堕无择地狱，五逆罪中，饿鬼、畜

生，靡不经历恒河沙劫，罪竟乃出，生在边国无三宝处。

法欲灭时，女人精进，恒作福德，男子懈怠，不用法语，眼见沙门，如视粪土，无有信心，法将殄没，当尔之时，诸天泣泪，水旱不调，五谷不熟，疫气流行，死亡者众，人民勤苦，县官剋罚，不顺道理皆思乱，恶人转多如海中沙，善者甚少，若一若二。

劫欲尽处，日月转促。人命转短，四十头白，男子淫佚精尽天命，或寿六十，男子寿短，女人寿长，七十、九十或至百岁。

大水忽起，卒至无期，世人不信，故为有常，众生杂类，无有豪贱，没溺流飘，鱼鳖食噉，时有菩萨辟支，罗汉，众魔驱逐不与众会，三乘入山，福德之地，恬泊自守，以为欣快，寿命延长，诸王卫护，月光出世得相遭值，共兴吾道，五十二岁，首楞严经，般舟三昧，先化灭去，十二部经，寻后化灭，圣王去后，沙门袈裟，自然变白！吾法灭时，譬如油灯，临欲灭时，光更明盛，吾法灭时，亦如灯灭，自此之后，难可数说。如是之后，数千万岁，弥勒当下，世间作佛，天下太平，毒气消除，雨润和适，五谷滋

茂，树木长大，人长八丈，皆寿八万四千岁，众生得度，不可称计。『贤者阿难，作礼白佛：『当何名斯经，佛言阿难！此经名为法灭尽，宣告一切，宜令分别，功德无量，不可称计。』四部弟子，闻经悲惨惆怅，皆发无上圣真道意，悉为佛作礼而去。

佛说法灭尽经

本经参照

大正藏第十二卷 涅槃部 页一一八下至一一一九

新版龙藏第四七册单译经（七）页五一三一五一四

斌宗大師遺著

楞
嚴
義
燈

甘珠爾瓦

題

序 說

一、楞嚴真偽說之由來

近世紀來，中外的學者們，對於《楞嚴經》是否確自梵本譯出？或視為偽作，成為一個爭辯的問題。有人說：「六朝隋唐之間的投机份子，東拼西湊，利用佛家的術語，雜以周秦諸子的論調，写成《楞嚴》一經，以喜悞國人」。近代文豪如梁任公，在其著「古書真偽及其年代」第二章，也曾說《楞嚴》是偽作。他說：

「《楞嚴經》可笑的思想很多，充滿了長生神仙的荒誕話頭，显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，剽竊佛教的皮毛而成。……真正佛經，並沒有《楞嚴經》一類的话，可知《楞嚴經》是偽書」。以上兩種看法，也許是因為我國固有諸子的思想，與《楞嚴》的義理相符合的缘故，遂致發生這樣的議論。

蓋《首楞嚴經》，在唐玄宗——肅宗年間，（西元七一二——七五六）已經盛行於世，然當時并无對之懷疑者，然至近代，才說《楞嚴》是偽書，這難道當時距離譯書的期間近，而真偽豈不明？還是當時全無高明人士能够認出真偽呢？致使這一部《楞嚴經》，依然的流傳下來！

據《宋高僧傳》卷五云：唐慧琳法師是疏勒國人，精通梵漢，聞名當世，徧讀三藏，目光如炬，善能分別真偽，而對於《楞嚴》絲毫沒有置疑，攝入其編著「一切經意義」之中，如果《楞嚴》是偽書，

岂能逃过慧琳的眼光？在《大涅槃经》卷八书后，慧琳的注释曾说：

「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，昙无忏法師於姑藏，依龟兹国胡本文字翻译此经，遂与中文音旨不符，龟慈与中天竺相去远隔，又不承师训，未解用中天竺文字，所以义违，故有斯错」。由此看来：以慧琳卓越的智慧，锐利的眼光，能够指出《涅槃经》翻译的失义，而竟不能辨别《楞严经》的真伪吗？然而，虽说唐人对於本经无人置疑，但亦未必即属无讹，故欲判定真伪，必须要更进一层的引述历代大德，对於该经的批判以为定论。

二、歷代大德對楞嚴之批判

若说《楞严经》是用佛家而杂以周秦诸子学说，便是窃取我国固有思想的伪作，这是与《楞严》之中心宗旨有悬殊的差异。此经由外表看来，似极复杂，然其实际却不然，它的中心宗旨是「昭明一心，建立三观，修三观，还证一心，断惑证真，成就不生不灭之因果」。明代智旭藕益大師，在其著「楞严文句」里面说「……十界一心，事造与理具，徧摄徧含，一境三观，横辨与竖历，非并非别，依此成自行因果……是诚一代时教之精髓，成佛作祖之秘要，无上圆顿之旨归，三根普被之方便，超权小之殊胜，摧魔外之实相宝印……」。

又通潤大師著《楞严合辙》云：

「……菩提涅槃，元清净体，如来藏心也。由此心体，含吐十虚，弥纶万有，五目不能睹其形，四辩莫能谈其状，唯我大觉，睹明星时，开佛知见，直覩其顶……」。

通理大師著『楞严指掌悬示』说：「……如来为辟道元，询问始心，据阿难发心，由於见相思惟，心生爱乐，而如来斥以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於是七番破其无处，睹面河为悲叹，离尘推其无体……因而进求寂常心性，别祈发明妙心，如来为示寂常心性，即在六根，妙明元心，不离四性，故以卍字流光，引合现前，指以亲领，历十番妙示，决多般狐疑，既领见性，即是真心」。

在溥岷大師著『楞严宝镜疏』上说：「……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正指妙定真体……各自知心精徧，包含十方，观空如等，视身犹尘……发明方法生续，五大圆融，备彰三藏，大众获益……以一心而为万法，若圣若凡，乃至真妄邪正，一切皆心，更无别法」。

天如惟则禪師云：「《首楞严经》者，诸佛之慧命，众生之近道，教网之宏纲，禅门之要关也。……求其总摄化机，直指心体，发宣真胜义性，简定真实圆通，使人转物同如来，弹指超无学者，无上『楞严』矣」。

憨山大師更是说得好：「《首楞严经》者，以一味清淨法界如来真心为体，依此一心，建立三观，修三观，还证一心，故曰：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」。是以阿难示同未悟，不达此心，故一向多闻，未得无漏，不能顿拔生死之根，遂罹摩登淫舍之难，由是殷勤启请三观妙门，故我世尊先示一心，照明方法，而首告之曰：一切众生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……是使初心创志，则知观相分明，然后任运一心，法尔浅深，具有断惑证真高下之用。……修已极，故结指观门，使始终一源，不出楞严大定……」。

至於近代太虛大師著《楞嚴大意》云：「此皆辨妄明真之真心論，全部經文中，有一貫的中心思想，即是常住真心，故本經以常住真心為基本。信解、即明常住真心之理；修行、即除常住真心之障；證果、即証常住真心之德……惟《楞嚴經》確是佛說，仅根据点有异而已。眾生世界，即是如來成佛真體，譬如金海成風浪，風浪即在全海，法身成有情無情，則有情無情均即法身。故曰：「情與無情，皆成佛道」。

諦閑大師的《楞嚴指疏》云：「一切眾生，但知面上之眼能見，胸中之心能知，豈知能見之眼，非一定在面上；能知之心，不必定在胸中，亦二處俱無在不在也。今佛順眾生旧執之情，亦不明言知與不知，在與不在，只以心眼交互發明，因心顯見，因見顯心，密意正顯淨土之眼無見，緣影之心非知，亦不分明道破，令其自悟，旧執俱非，方信知見，原非二物」。

圓瑛法師之《楞嚴讲义》云：「經中所顯根性，即是識精元明，體通如來藏性，又如來藏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等，大分正齊心生滅門……若會妄歸真，見與見緣，併所想知，如虛空花，本無所有，此見及緣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，與夫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等，皆唯性無相，此兼齊心真如門……若妙極一心，四義交，四相圓融，歷明三藏，不出一心，此兼齊一心本源，斯經實與華嚴、圓覺，同條其貫，其為無上甚深之聖典」。

綜上所述，則历代高僧大德，對於《楞嚴經》之批判，確認為佛說的闡明真心常住之真理，誰能有此本領，托於經文，以欺騙天下后世？而且，闡明心性的佛法，就曾被宋朝的理學家所襲取，朱熹先生曾稱的觀心說，實與周秦諸子之思想有懸殊的差別，而與佛教教義音合，所以《楞嚴》一經，決非唐朝

时代的佛教徒窃取先秦思想之所为，是很明显的。

以上历代高僧大德，对《楞严经》之批判，实在是甚为平实，由此足知中国的固有文化思想与楞严的道理，实在较为接近，视《楞严》为伪书一说，诚不攻而自破矣。

3. 楞严绝非伪书

若谓《首楞严经》有神仙咒语之谈，就据以判为伪书，这在表面上看来，是颇具理由的说话，然而，《楞严经》所载的咒语，是佛教密宗（真言宗）的特色，在本经关于灌顶部份有三、四处之多，咒文悉皆是梵语译音，根本与道教咒语「太上老君，元始天尊，急急如律令」等语句差异很大，丝毫没有混合道教的色彩，而梵音咒语，亦决非唐人所能杜撰出来的。

所谓谈神仙事，凡是长寿不老的行者，皆可称名谓仙。这个仙的名词，决不是道教独有的专门词，而且楞严所说的仙，是说行者在修禅定时，想多情少，能轻举飞行者则为神仙，与道教所说，炼精气，炼气化神，修成后可能将肉身白日升天的仙，是根本不同的。道教所谈的炼丹术及修精气神法，虽是翻破十卷《楞严经》也无法找到的事实，而且《楞严经》所说的十种仙，岂是我国道教所谓的仙，可能望其项背？愿学者们细味之。

总之，不分黑白，只要看到有咒语神仙之谈，就说是窃自道教而来，遂认《楞严》为伪书，这实在非公允通达之论。